



# 权力精英

THE POWER  
ELITE

[美] C. 赖特·米尔斯◎著  
尹宏毅、法磊◎译

新华出版社

# 权力精英

[美] C·赖特·米尔斯◎著

尹宏毅、法磊◎译

THE POWER  
ELITE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权力精英 / (美) C.赖特·米尔斯著; 尹宏毅, 法磊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12

书名原文: The Power Elite

ISBN 978-7-5166-2962-8

I. ①权… II. ①C… ②尹… ③法… III. ①阶层-分析-美国

IV. ①D77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0848号

## 权力精英

作者: [美] C. 赖特·米尔斯

译者: 尹宏毅 法磊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编辑: 段晓红

封面设计: 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0

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销: 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排: 臻美书装

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30mm

印张: 22

字数: 300千字

版次: 2017年1月第一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66-2962-8

定价: 5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新  
华  
学  
术  
·  
思  
享  
者

## 新华学术系列图书：

《道德之弧：科学和理性如何将人类引向真理、公正与自由》[美]迈克尔·舍默 著

《民主的反讽：美国精英政治是如何运作的》（第15版）[美]托马斯·戴伊 著

《权力精英》[美]C·赖特·米尔斯 著

《反利维坦：政府权力与自由社会》[美]罗伯特·希格斯 著

《美国历史上的10大经济失误》[美]伯顿·A·艾布拉姆斯 著

《供给侧革命》[美]布莱恩·多米特诺维奇 著

《空心社会：为什么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经济就玩不转》[美]戴维·马德兰 著

《追赶的国家：中国会超越美国统治世界吗？》[美]泰勒·考恩 著

《竞争的国家：印度经济会赶超中国吗？》彭越 著

《生产的结构》[美]马克·史库森 著

《幸福乌托邦：科学如何测量和控制人们的快乐》[美]威廉·戴维斯 著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美]塞缪尔·亨廷顿 主编

《战争的逻辑：从普鲁士崛起到两次世界大战》苏肄海 著

《基辛格的影子：美国最具争议的政治家及其遗产》[美]格雷格·格兰丁 著

《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它们如何危害世界》[美]大卫·韦恩 著

《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美]亚力克斯·阿贝拉 著

《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的竞争与挑战》[美]加里·J·斯密特 主编

《下一次大战？“一战”的根源及对中美关系的启示》[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著

《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美]沈大伟 主编

《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美]克里斯托弗·科克尔 著

# 目录

## CONTENTS

第 1 章	上流阶层·····	1
第 2 章	地方社会·····	24
第 3 章	大都会 400 家族·····	38
第 4 章	名人·····	58
第 5 章	超级富豪·····	79
第 6 章	公司高管·····	100
第 7 章	大公司里的富豪·····	125
第 8 章	军界领袖·····	145
第 9 章	军方的崛起·····	169

第 10 章 政治领导体制 .....	191
第 11 章 平衡理论 .....	206
第 12 章 权力精英 .....	228
第 13 章 大众社会 .....	254
第 14 章 保守情绪 .....	278
第 15 章 高层的不道德 .....	293
后 记 .....	309
延伸阅读 .....	326
注 释 .....	329

## 第1章 上流阶层

普通人的权力受到其日常生活世界的制约，甚至在工作、家庭和邻里方面，他们也常常似乎被自己理解不了但无法驾驭的力量所驱使。“巨变”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可是却依然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观点。现代社会的特有架构不是从自身，而是从各个层面去设计人生，这些变化现在压迫着大众社会的男男女女，因此他们感到在一个自身毫无权力的时代茫然无措。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个意义上的普通人。随着信息和权力手段的集中，一些人占据了美国社会俯视众生的职位，也就是说，他们通过自己的决策，可以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并非由其工作塑造；他们让成千上万的人就业或失业；他们不受一般家庭责任的限制；他们甚至可以逃避责任。他们可能住在酒店和豪宅，但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他们不必仅仅“满足日常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创造这些需求，而且迫使他人满足这些需求。无论他们是否信奉自己的权力，在权力技巧和权力政治上，他们的经验远超普罗大众。他们是伯克哈特所说的“大人物”，大多数美国人或许会这样形容他们的精英：“他们与我们迥然不同。”

权力精英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他们的地位使其能够超越普通人所处的一般环境，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做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与他们所占据的关键职位相比，他们是否做出这些决策并不那么重要：行动未遂，或决策失败，其本身就比他们决策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掌控了当代社会的



主要组织机构。他们支配着大公司，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指挥着军队，占据着社会结构的战略要津。所有这一切集中了他们享有的权利、财富和名望的各种有效手段。

权力精英不是千篇一律的统治者，谋士、顾问、发言人和意见领袖往往是他们更高层次构想和决策的引领者。紧挨着权力精英之下的是权力中层的职业政客，他们分布在议会、施压团体以及地方政府的新旧上流阶层中。我们将以奇特的方式探讨那些混迹于权力中层的社会名流，他们靠频频亮相谋生。就算这些名流不处在任何主流阶层的首脑位置，他们也常常确实有力量去分散公众的注意力，在大众面前危言耸听，或者更直接地为掌权者出谋划策。这些名流与顾问或多或少并非他人的附庸，而算得上是独立的，如道德批评家和专业人士、上帝的代言人，以及大众情感的创造者，他们是上演的精英剧中舞台布景的一部分。不过，这出剧本身是围绕着等级制度的主角们上演的。

## 1

关于精英本质和权力的真相，并不是当事人知道却不愿说的秘密。这些人对自己在事件和决策因果关联中的角色持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他们往往不确定自己的角色。不管他们的实际权力有多大，与其他人在使用权力时的执着和认真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忽视它。此外，大多数美国精英擅长公共关系辞令，有时甚至在独处时也在不断使用，并进而逐步相信它。为了理解上流社会，精英的个人意识是几个因素中唯一必须要考察的。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不存在精英，也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这个观点是基于精英对自己的认知，或至少是凭借公众的认知而下的断言。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有些人认为，尽管是模糊地认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紧密又强大的精英阶层如今确实盛行于美国，这种认识是基于我们时代的历史潮流。例如，他们感觉到了军事事件的主导作用，并由此推断，

陆军与海军上将们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其他决策者一定有权有势。他们听说，国会又顺从于少数人做出的显然和战争与和平问题有关的决策。他们知道，虽然落在日本的原子弹丝毫没有与他们商讨，但是原子弹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投掷的。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被重大决策左右的时代，他们也知道自己没有做出任何决策。因此，他们把现今看作和历史一样，并由此推断，无论决策有没有做出，这当中一定存在权力精英。

一方面，那些对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这种感觉的人，认为存在握有重权的精英阶层。另一方面，那些细心倾听显然来自于决策层报告的人，往往并不相信存在其权力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精英阶层。

尽管这两种看法都不充分，但都必须加以考量。理解美国精英权力，既不能只从历史层面理解，也不能仅接受公开决策人的个人认识。在精英和历史事件的背后，并使这两者产生关联的，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政府、企业和军队的等级制度构成了权力手段。他们的影响力现在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顶层现代社会的那些主宰者们，更为我们理解美国上流阶层的各种角色提供了一把社会学钥匙。

美国社会的主要国家权力现在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其他机构似乎滑向现代历史的边缘，而且偶尔还要适当地从属于主要部门。在国家事务中，没有哪个家庭的力量能大过大公司；在年轻人阅读的肤浅传记中，没有哪个教会的力量能大过军队；在重大事件的形成中，没有哪所大学的力量能大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宗教、教育和家庭的制度不是国家权力的自主中心；相反，这些去中心的领域越来越受到这三大巨头的塑造，并且其发展态势极为迅猛和具有决定性。

家庭、教会和学校正在适应着由政府、军队和企业塑造的现代生活，而且与此同时，这三巨头还把这些次要的制度变成实现他们目的的手段。宗教机构为军队提供随军牧师，为杀戮增加道德上的有效支持。学校为企业和军队的特殊任务挑选和培训人员。当然，豪门望族早已被工业革命瓦解。现如今，

只要军队发出召唤，父亲和儿子会不得不因需要而离家入伍。而且，所有这些次要制度的符号都被用于使三大巨头的权力和决策的合法化。

现代人的命运不仅取决于他的出身或婚姻，而且越来越取决于他奉献了大部分最好年华的公司；不仅取决于他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受教育的学校，而且更多地取决于与他一生相关联的国家；不仅取决于他偶尔聆听上帝之言的教堂，而且更取决于他接受严格训练的军队。

如果中央集权政府不能依靠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宣传效忠国家的思想，其领导人会立即寻求改变非集权化的教育制度。如果五百强企业的破产率与3700万已婚人口的总离婚率一样高，就会发生国际性的经济大灾难。如果军人不再像信徒坚守信仰那样甘于奉献生命，就会出现军事危机。

在三巨头内部，典型的机构单位已经扩大化和行政化，而且其决策权已经集中化。在这些进展的背后，存在难以置信的技巧，各结构单元结合并指导运作这一技巧，甚至塑造和加速其发展。

**经济体** 曾经分布着众多的小生产单位的自主平衡的经济体，现在已经被两三百家企业巨头用行政管理与政治手段左右，经济决策的钥匙被集中掌握。

**政治秩序** 曾经权力分散、由一个脆弱中枢维系的几十个州，现在已变成一个集中的行政体系，它吸纳了以往诸多分散的权力，并渗透进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缝隙。

**军事秩序** 曾经在缺少信任的氛围中，以州国民军的形式维系的军事部门现在却已成为政府最庞大和最昂贵的部门，与它那带着微笑的公关外表相反，军队已成为一个随意扩展的官僚制度领域中冷酷而齷齪的机器。

在上述每一个制度领域，决策者使用的权力手段都大大增加了；他们的集中行政权力增强了；在每一个制度内，都精心构造和强化着行政当局程序。

这些领域越大越集中，其活动的影响就越大，而且其与其他层面的交往也急剧增加。少数大企业的决策依赖着整个世界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局势。

军事部门的决策既依赖又严重影响了政治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发展水平。政治领域的决策制约着经济活动和军事计划。在许多方面，政治经济体制与军事机构及其决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沿着中欧和亚洲边缘地带分割的世界两级的每一边，其经济、军事和政治体制之间的相互联系都在不断增多。如果说企业经济活动中存在政府干预的话，那么政府事务中就也可能有大企业的插手。从结构上来说，这种权力三角关系是联合董事会的源泉，是当代历史框架的重中之重。

联合董事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如衰退、战争和繁荣，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在每个关键时刻，决策者都不由自主地认识到了各主要机构秩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世纪，所有机构的规模都比较小，它们的自由整合在自发经济中是由市场力量自发实现的，在自主政治领域，整合则是通过谈判和投票实现的。那时人们有一种假定，失衡和摩擦是有限决策引发的，之后一种新的平衡会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出现。如今这种假定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三大主导性等级阶层顶部的人压根不作此想。

因此，顶层决策要么趋向协调一致，要么趋向迟疑不决。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例如，当众多小企业者构成经济时，即使当中有许多人破产，其影响仍是地方性的；政治和军事当权者不会插手干涉。但是现在，鉴于政治期待和军事责任，他们承受得了让私营经济的关键环节在大萧条中崩溃吗？他们只能越来越多地介入经济事务；当他们这样做时，每一种秩序中的控制决策都受制于其他两种秩序，于是，经济、军事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三个扩大了和集中了的领域的顶层，已经出现了由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组成的上层圈子。处于经济顶部的，是总经理级别的公司富豪；处于政治秩序顶部的，是政治领导人物；处于军事机构顶部的，是聚集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周围的军界政治精英和“梯队系统”上层。鉴于这三大领域彼此渗透融合，鉴于决策在结果上趋向于追求整体，三大权力领域的掌门人——

军界领袖、企业领导和政府要员走到一起，共同构成了美国的权力精英。

## 2

人们经常会想，处于领导地位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上流阶层拥有什么：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拥有更多富有价值的物品和经验。从这种观点来看，精英是拥有最多资源的人，这些资源通常包括金钱、权力和声望，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sup>1</sup>但是，精英并不只是拥有最多资源的人，原因在于，如果他们没有在大机构中任职，他们就不会拥有最多资源。这种制度是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必要基础，同时，也是行使权力、获得和保持财富以及赢得更高声望的主要途径。

所谓“强势者”，是指即使遭到别人反对也能够实现自己愿望的人。因此，如果没有进入大机构的领导阵营，没有人能够真正强势。在这些真正强有力的权力机构的辅佐下，真正强势者诞生了。政府的高层和主要官员掌握着这些机构的权力；军事将领们也是如此，大企业的主要股东和高管们莫不如此。的确，并非所有的权力都是由这些机构掌握和行使的，但是只有在他们中间，并且借助他们，权力才能够基本上延续下去并发挥作用。

同样，财富也是由社会上的主要机构或企业获取并掌握的。对于财富金字塔，仅从富豪阶层的角度是无法了解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继承大笔财富的豪门望族如今已得到现代社会公司制度的补充：富豪家庭的每一个人不是百万富翁，就是与数百万的企业公司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始终是合法的，甚至常常是刻意安排好的。

现代企业是财富的主要源泉，但是在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政治架构也敞开和关闭许多财富通道。收入数量和来源以及消费资金和生产资本方面的权力，都由我们在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决定。如果我们对富豪的兴趣不在他们的奢侈或吝啬上，我们就必须要审视他们与现代企业产权形式以及他们与政府的现代形态的关系；因为现在这些关系决定了他们取得巨额财产和高收入的

机会。

巨大的声望越来越多地伴随着社会结构的主要制度单位。显然，声望往往无疑取决于宣传机器的使用，而且宣传机器是当代美国大型机构与企业的核心和普遍特征。此外，这些企业、政府和军队层级的一个特点是，其高层职位越来越多地可以互换。这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声望的累积。譬如，一个人对声望的索取可能一开始是基于军队职位，接着在由企业高管运营的教育机构里镀镀金，为自己添添彩，最后终于在政治秩序中兑现。在这里，对艾森豪威尔和他所代表的人们而言，权力和声望终于在顶层邂逅。与财富和权力一样，声望也是逐渐积累的：你拥有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这些价值往往也会互相转化：富人发现自己比穷人更容易获得权力；有地位的人发现自己比没地位的人更容易把握获得财富的机会。

假如有一百名最有权势的人，一百名最富有的人，一百名最有名望的人，我们剥夺其现在在社会体制中占据的地位，剥夺其人力资源和财富，剥夺聚焦在他们身上的媒体关注，那么他们就会一无所有，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声望。因为权力并非人所固有的，财富并非集中于富人的身体之中，名气并非任何人格的内在属性。要想出名，要想富有，要想拥有权力，就必须跻身于社会主要机构之中，因为人们在社会体制中所占有的地位基本上决定了他们拥有和把持这些宝贵经验的机会。

### 3

上流阶层的人或许也可以被认为是顶层社会阶层的人，在某个群体中彼此熟悉的人，他们在人际关系和事务上互相照顾，因此，在做出决定时，他们能考虑到对方。按照这种观念，精英们不但认为自己是“上层社会阶层”的内部圈子，而且别人也这样认为。<sup>2</sup>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和心理实体；他们变成了一个社会阶层的自觉成员。人们要么被这个阶层接纳，要么被拒之门外。由此出现了一个质的裂变，而非仅仅是量变，这个质的裂

变把精英与非精英区别开来。他们或多或少明白自己是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对待彼此的方式不同于他们对待其他阶层的方式。他们互相接纳，互相理解，互相联姻。即使他们不在一起共事，也用类似的方式工作和思考。

现在，我们不想凭自身认知来预判占据掌控职位的精英是否是社会公认的某阶层的有自我意识的成员，或者是否有相当多的精英来源于这个界限分明特色鲜明的阶层。这些问题都有待调查研究。然而，为了认清我们要调查的问题，我们必须关注所有富有、有权势和显赫的人的传记和回忆录所明晰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什么，上层阶层的人总是牵涉到纠缠重叠的“群体”势力和关系错综复杂的“派系”纷争中。在“处于同一层次”的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的吸引，“而处于同一层次”往往使他们特色鲜明，有别于他人。但是只有在他们感到需要和他人划定界限的时候，或者当他们有共同防卫意识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他们的共同点所在，从而排斥旁人并彼此亲近。

这个统治阶层的思想意味着他们的大多数成员有着类似的社会出身，他们一生都保持一个非正式的关系网，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财富、权力和名望在各种不同层级之间的位置互换。当然，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如果这样一个精英阶层确实存在，出于历史原因，其社会形象和社会形态与曾经统治欧洲各个不同国家的贵族截然不同。

美国社会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这对美国精英的自然属性和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美国社会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在资本主义时代前没有任何性质的贵族或上流社会阶层阻挡资产阶级的去路。这意味着资产阶级不但垄断了财富，而且也垄断了名望和权力。这意味着没有显贵家族能够身居高位，独占通常被备受尊敬的人所掌握的价值；当然没有任何家族可以凭借世袭的权利完全做到这一切。这意味着，无论是高级教会人物或宫廷贵族，还是顽固不化的地主，抑或是独揽军权的军队高层的人物，都不会反对富裕的资产阶级，且以出身和特权成功阻挡住资产阶级的自我成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上流阶层。他们脱胎于尚未得到公认的上

等人的“中产阶级”，可这并不意味着剧增的财富让他们的优越性变得可能时，他们仍旧是中产阶级。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的出身和新形象可能使美国的上流阶层变得不那么惹眼。然而如今的美国，实际上存在着财富和权力的等级和排序，中下阶层的人对此知之甚少，甚至做梦也想不到。有一些家族很大程度上不受经济动荡和波折的影响，只有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才感受到这些。

美国精英是作为一个实际上没有对手的资产阶级进入当代历史的。在此之前或之后，没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拥有这样的机遇和优势。由于没有军事邻国，他们轻易地占据了这块独立大陆。这块大陆不仅自然资源丰富，而且对志愿来此的劳动力有着非凡的吸引力。权力框架和与之契合的意识形态已经具备。他们反对重商主义的限制，继承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他们反对南方的种植园主，实行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则。独立战争期间，反对独立的人逃离美国和众多地产主破产，终结了殖民者贵族的统治。主张地位革命的杰克逊主义的兴起，终结了昔日新英格兰家族世代相传的高贵血统所造成的傲慢。内战打破了权力，也同样打破了美国内战前南方上流社会拥有的权力和声望。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使得世袭贵族在美国成长和延续变得不可能。

当工业化的暴风骤雨开始席卷世界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够像美国的统治阶级一样安然无恙。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就是明证。事实上，当纽约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中心，华盛顿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首都时，英国自己的命运和她的堪称典范的统治阶级的命运可见一斑。

## 4

占据统领职位的精英或许可以被看作是权力、财富和名望的拥有者；或许也可以被看作资本主义社会上流阶层的成员。从心理和道德的标准来说，他们或许也可能被界定为某些种类的选择个体。照此界定，很简单，精英是



一群气质和能量出众的人。

譬如，人文学者眼中的精英不是出自一个社会层级或类别，而是试图超越自身的松散个体，他们更有雄心，更有效率，出类拔萃。他们无论贵贱、地位高低、为人称道或鄙视，都无关紧要；他们之所以是精英，是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按照这一概念，其他人都是普通大众，懈怠散漫，碌碌无为。<sup>3</sup>

这一缺少社会定位的概念，是一些具有保守情结的美国作家最近着力打造的。不过，大多数关于精英的道德和心理的概念要简单得多，这些概念没有把精英看作是个体，而是视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阶层。实际上，这些观点总是出现在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占有更多东西的社会。有优势的人相信他们只是碰巧成为有优势的人。他们很容易就认为自己天生值得拥有他们占有的一切；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就是精英；实际上，他们把自己的拥有和特权看作是精英自身身份的自然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英就是由具有更出色品质的男男女女组成，是拥有特权的统治阶层；不管这种观念是精英自创的，还是他人臆造的，的确有一定道理。

在平等主义言论盛行的时代，中下阶级中更有头脑或更善于表达的人以及上层阶级中有负疚感的人，可能会接受反精英的思想。事实上，西方社会对穷人、受剥削者和受压迫者存在长久的传统看法和多种想象，认为他们是真正善良的人、聪明的人和有福佑的人。这种源于基督教传统的反精英的道德观念本质上贬低上等人，可能或已被下层民众用来作为严厉批评统治精英的正当理由，或者用来赞美未来的新精英的乌托邦构想。

然而，精英的道德观念并不总是表现为大权独揽者的一种意识形态，或是弱势群体的一种对立意识。事实往往是，许多拥有控制经验和选择特权的上层阶层的人确实在适当的时候会接近于他们声称要体现的那种类型。甚至当我们放弃，正如我们肯定会放弃精英男女天生具有精英品质的观点时，我们没必要否认精英的经验和训练养成了自身的一种特殊品质。